

六旬夫妇高龄产女之后 祝福和质疑并存 专家称属特殊个案

10月25日,山东枣庄,68岁的黄维平第三次当上爸爸。

30多年前,黄维平就已经儿女双全,最大的孙女今年刚满18岁。爷爷辈的他,最近又有了一个小女儿。

年初,老伴田新菊检查出怀孕,黄维平打算将孩子留下。虽然遭遇了子女的强烈反对,但老两口不为所动。

媒体报道中,田新菊67岁,被认为是“中国年龄最大的自然受孕的产妇”。而记者了解到,她曾因结婚修改过年龄,真实年龄是65岁。

两岁的误差,显然影响不了公众对这件事的好奇。消息传开后,很多人送来祝福,流言蜚语和医学界的质疑声也相继传来。



领走孩子前,黄维平在小脚印旁按下了自己的手指印。



出院前,黄维平手拿桃树枝,与妻子和女儿一起拍照留念。

607病房

老伴出院的前一晚,黄维平只睡了两个多小时。凌晨三点,他帮妻子接完奶,急匆匆地赶回家收拾床铺。天亮之后,又像往常一样遛狗、做早餐、送小孙女上学,赶在七点前回到了医院。

预产期到来前,田新菊住进了医院的家庭式一体化产房。里面的电动产床标价30万,所有设备加起来将近70万元。为此,黄维平每天需要支付1000多元的费用。

做完剖宫产手术第三天,田新菊住进了607病房。

607正对着护士台,楼道里还有保安24小时轮班值守,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拦住来采访的记者以及不明身份的人。

作为舆论的重点关注对象,黄维平没有明确拒绝采访。有时担心影响自己和老伴休息,他会有意避开记者。倘若遇到,也会视情况交流几句。通过电话找来的人更多,他的通话记录连滑几次都是一片红色,未接来电攢了近百个。

一位网友从北京坐高铁赶来,最终也没能见到老两口的面,只能将带来的糕点转交给保安;一家婴幼儿用

品公司派人提来6袋纸尿裤,声称要将孩子从小到大的纸尿裤和辅食全包,条件是黄维平要配合录制一条“感谢视频”。

最初的几天,黄维平经常从内部电梯出入,走路也刻意避开人群。广东来的记者在门口守了一夜,他也没去见。后来,他又忍不住分享喜悦,好几次走出病房主动找人聊天。

10月29日,出院的这天中午,黄维平终于不再走内部电梯。这一次,他抱着用红色纱巾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儿,大方地朝镜头微笑。

按照当地习俗,抱新生儿出门需要带上一枝桃树枝以祈求平安。有些家长拿的是普通树枝,黄维平手中的却明显“高档”许多:枝条上系着红绳子,绳子上绑着几颗红枣、外壳被染成红色的花生,还有一串铜钱和一束中国结。

聊到花生的寓意,黄维平笑着解释:“就是生个男的,再生个女的,连着生。”这份祝福显然是要送给孩子。考虑到老伴的身体和自己家的情况,黄维平说,以后就是还能生,也不会再生了。

关——田新菊喝过用于活血化淤的中药。

今年2月,田新菊在医院被告知怀孕。又做了一遍检查,还是同样的结果。惊喜过后,老两口开始考虑孩子的去留问题。

黄维平觉得,这是老天赐予的礼物。到了他们这个年纪,已经不是想不想生的问题,而是能不能生。“身体不够健康的话,无论地再好,种再好,都不会有新芽的。”他也做好了另一种打算,如果检查出任何问题,随时终止妊娠。

年龄问题摆在眼前,黄维平也曾担心老伴的身体不能保证正常妊娠,观察一段时间后,他觉得没有问题。

实际上,检查结果显示,田新菊并不适合生育。今年5月份,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对她进行了妊娠风险评估,由于曾患脑梗、伴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疾病,田新菊的评估结果是“红色高风险”。

为此,医院多位专家进行劝阻,希望终止妊娠,老两口始终没同意。

自然受孕

年轻时,田新菊的一对儿女均是顺产出生,这一次,考虑到她的年龄,医院决定采用剖宫产,并专门邀请了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院长王谢桐来主刀。幸运的是,进入产房不到一小时,田新菊便诞下一名5斤重的女婴。

枣庄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刘成文告诉媒体,田新菊高龄产子的经历实属万幸,他不建议类似的高龄人群再去怀孕,因为母亲和胎儿面临的风险都会增加,“还是建议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,适龄婚育。”

一些医学界人士则把焦点放在了受孕方式上,他们对田新菊“自然受孕”的说法提出了质疑。统计数据显示,我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平均为49岁。绝经便意味着不再产生卵子。上述人士据此认为,已经65岁的田新菊几乎不会有自然受孕的可能。

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谭先杰告诉记者,女性在50多岁停

经之后,到60多岁再来月经是有可能的。“因为子宫内膜是一个容受性很大的组织,只要有卵巢的雌激素、孕激素刺激它,是可以生长、进而恢复功能的。”而子宫内膜生长、女性卵巢功能恢复后,便会来经排卵。精卵结合,自然受孕。

但谭先杰也认为,高龄妇女自然受孕的概率很小,一般而言,女性绝经以后几乎就失去了怀孕、分娩的可能,除非特别例外。

田新菊所在楼层的护士长说,她此前遇到年龄最大的产妇是52岁。被问及65岁的田新菊是否属于自然受孕,该护士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

对于外界的这些质疑,黄维平不愿理会,他坚称老伴是自然受孕,没有借助任何医疗辅助技术。他用“奇迹”形容两人的这次生育经历。

记者了解到,田新菊产后正常下奶,基本可以满足纯母乳喂养。孩子出生前,黄维平买好了奶粉,但并没有派上用场。

“天赐”

提前准备好的,还有孩子的名字。黄维平说,离预产期还有两三个月时,他们就已经定好了名字:男的叫世凯,字天赐,女的就叫天赐。

黄维平解释,叫世凯,是因为孩子是“世”字辈,“凯是凯旋的凯。”后一个名字,顾名思义,这个年纪怀孕生子,他相信是“上天的恩赐”。

名字背后,是老两口老来得女的喜悦。但有网友言辞犀利地指出,“你们这短暂的喜悦,很快就会被接踵而来的烦恼所替代。”黄维平不以为然,“我们养过孩子,有经验。”

也有人担心他们的身体,觉得这个年纪生孩子属于“自私”,“万一将来老两口卧病在床,剩下个半大的小孩谁来照顾?”

黄维平解释说,按照他和老伴的身体情况,抚育孩子长大肯定没问题。他认为自己家的基因里有长寿的传统,他举例说,自己的父亲和奶奶都活到了96岁。

日常生活中,黄维平十分注重养生,“我们家不吃鸡精,不吃味精,不吃化学的东西,只吃绿色食品。”他做饭只用压榨花生油,每年都要回趟农村装个几十斤。日常饮用水,他只喝净化后的泉水,每周会亲自开车去附近的山上拉。50斤的水桶,他能一

个人提上五楼。

即便住在城市的小区里,黄维平也在创造着田园生活。小区门口绿化带的空隙,被他开辟出几小块菜地,种上了辣椒、茄子、黄瓜、芸豆等蔬菜。更远处的一块空地上,还有成片的苔菜,下面条的时候,他喜欢掐一把放进去提鲜。

黄维平几乎每天都要喝一小杯高度白酒,但他不抽烟,也讨厌抽烟的人。“只要身上有烟味,我都不会让坐我的车。”聊到这个话题时,黄维平提到,因为抽烟的事他曾打过儿子,儿子也很少会来家里。而现在,女儿也因为孩子的事,有五个月没回家看望过他。

有不少网友对孩子的成长表示担心,黄维平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,他们两人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一万多,他目前仍在做律师工作,抚育孩子长大,钱不成问题。

为了让老伴得到更好的照顾,黄维平请了月嫂,但10小时之外的时间,还需要他来操持。

回到家的第一天,黄维平几乎整夜未眠,老伴夜里醒来,他给做了饭。凌晨两点多,孩子睁开眼,他又兴奋得睡不着,拿着手机一个劲儿地拍。“叫爸爸好不好?黄天赐。” (新京)